

经济观察家

程仁桃 译
「澳」贝哲民 (Ben Simpfendorfer) 著

THE NEW SILK ROAD 新丝绸之路



东方出版社

THE NEW SILK ROAD

新丝绸之路



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

〔澳〕贝哲民 (Ben Simpfendorfer) 著

程仁桃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丝绸之路: 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 / (澳) 贝哲民 著; 程仁桃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ISBN 978-7-5060-4274-1

I. ①新… II. ①贝… ②程… III. ①双边贸易—研究—中国、阿拉伯国家 IV. ①F752.7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781 号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Copyright © Ben Simpfendorfer 2009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东方出版社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023 号

新丝绸之路: 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

作 者: (澳) 贝哲民

译 者: 程仁桃

责任编辑: 姬 利 黄晓玉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4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274-1

定 价: 2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6660 (南方)

(010) 65136418 65243313 (北方)

团购电话: (010) 65245857 65230553 6527686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前言

位于亚、欧、非三大陆交叉点的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全球商业中心，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然而，后来世界中心向西方转移，阿拉伯世界的财富随之逐渐消逝。行走于丝绸之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沙漠驼队消失了。这意味着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结束。但目前，世界的中心正在发生又一次的转移，阿拉伯世界正在崛起。迪拜的地平线满是炫目的摩天大楼；外国银行的分行开到了叙利亚商业区；开罗五星级宾馆住满了来此度假的阿拉伯人；海湾国家打造了由空客和波音组成的庞大“空中船队”，繁忙地在波斯湾和世界各地穿梭往返运送货物及乘客，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曾经做到的那样。

让故事变得如此生动精彩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以及同时发生的中国崛起。这不是一个偶然巧合，它们俩曾经是由丝绸之路连接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是阿拉伯世界的催化剂，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经济的增长，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充满了迪拜和利雅得的高档商场。2001年“9·11”之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有助于加强这两个历史强国和地区的联系。现在，阿拉伯世界和美国、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中国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可选的战略伙伴。中国

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其与西方关系的对冲。丝绸之路的复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即世界的中心并不总是在西方。

中国的崛起占据了媒体的头条，尤其是它的两位数的增长率和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阿拉伯世界的崛起就不那么为人所知了。然而，阿拉伯经济正以近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发展，尤其是阿拉伯产油国，取得了与“亚洲四小虎”类似的经济增长率。石油仍然是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地区政府正在用油价暴涨得来的财富建设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石油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阿拉伯政府已经削减贸易壁垒，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非石油经济部门的发展。迪拜、阿曼、卡塔尔正朝金融和旅游中心转变。甚至，沙特阿拉伯正在渐渐地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然而，这种变化很难被观察到。它是个人的，不是政府或企业的行为，而这正是新丝绸之路的活力源泉。他们的行为如同独立的线条。在中国的义乌，单个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当这种单线与成千上万条其他的线交织在一起时，就会成为巨大的贸易走廊的一部分。新丝绸之路的线索不仅仅在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这些阿拉伯城市，而且也在整个中国市场以及首都北京中。本书的每一章都为丝绸之路经济体的崛起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这些事件通常看起来似乎没有关联，但事实上他们是全球重新平衡的一部分，象征着在西方统治几世纪后东方的崛起。

这趟旅程的起点在2001年，是发生“9·11”事件的那一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2001及其之后几年发生的事件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的崛起，我所处的有利位置让我见证了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先后在阿曼、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居住过。之后，我以两个大型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身份在香港工作了近十年。因此我得以观察到那些貌似孤立的事件是如何经过一起碰撞，令阿拉伯世界和中国更加亲近的，我注意到经济危机如何削弱人们对美国 and 欧洲经济模式的推崇。然而，我惊奇地发现，这些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孤立的，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两回事。因此，我写了这本书，将这些点串联起来。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考察新丝绸之路经济的头绪。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主要依靠统计学，但是，统计学并不总是反映故事的全部，它无法辨识正在把中国城市变成阿拉伯集镇的阿拉伯商人，正在建设清真寺以吸引更多阿拉伯商人的中国政府官员，或是遍布从迪拜到大马士革、回家后被称为“女英雄”的中国女商人。这些故事对揭示正在发生的全球重新平衡非常有用。

本书的第一章主要是这些独立故事的集合，国际媒体往往对此不予报道，或者是被淹没在那些吸引眼球的事件中，如石油价格飙升、失业率暴涨及伊拉克的冲突等等。

第二章研究的是石油关系。中国的崛起令石油价格从历史的低位一路上涨。阿拉伯商人仍在诸如义乌之类的中国城市消费他们所得的财富。然而，北京的政策制定者担心有一天石油耗尽、工厂关门会让成百上千万人失业。石油是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关系的核心，毫无疑问，这也是必须强化的关系。事实上，2006年4月，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出访了利雅得，而在此四个月前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才刚刚访问北京。西方有理由担心它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吗？也许。然而，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比初看起来复杂。

石油价格的上涨让阿拉伯产油国聚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如今，阿拉伯财富基金是金融市场上的巨人。这些基金管理着价值1.4万亿美元的财富，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者行列。外国投资银行家们挤满了飞往阿布扎比和利雅得的商务舱，他们准备了幻灯片演示，希望能够管理其中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财富也好。

第三章追踪了阿拉伯财富基金的崛起。与在中国的阿拉伯城一样，这是丝绸之路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我相信这些基金将重塑阿拉伯世界，就如同20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一样。这对世界金融市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引发动荡的时刻。

然而，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已经超越石油和财富创造，它同时也是一种鼓励。阿拉伯国家的总统和首相们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定期访问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从不到5000亿美元增长至33000亿美元，他们也看到了上海的地平线变得越来越高，西方跨国公

司纷纷在北京设立公司总部。

第四章考察了中国模式是如何给类似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提供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愿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为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伊拉克陷入国内冲突的时候。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促使他们寻找到一条更加稳健的增长之道。

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腾飞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年轻女工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带宿舍的工厂工作。阿拉伯世界似乎不可能复制中国的霓虹灯城市——深圳，以及它那劳动女工大军的生活。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成不变，阿拉伯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高。阿拉伯政府必须创造就业机会，不仅是为了确保地区经济发展前景，而且也为了社会稳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口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阿拉伯世界的类似工厂。然而，2008年，随着中国出口工厂遇到麻烦，已经有一些早期的迹象发生了。

第五章讨论了女性和年轻人在当今阿拉伯世界中的角色。

无论是阿拉伯世界的崛起还是它与中国的关系，其原因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

本书第二部分研究了新丝绸之路的文化线索。阿拉伯媒体的崛起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新闻台标志着改变的开始。现在，中国官员在半岛电视台的演说可以直接面向普通阿拉伯家庭，他们认为阿拉伯新闻台在阿拉伯世界是有积极作用的结盟，而不是敌人。同时，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变化，中文媒体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信息来源。丝绸之路的经济体已经向 CNN 或是世界新闻的“西方”视角发出了挑战。

第六章，我考察了“半岛电视台效应”或者可以叫新媒体的崛起。阿拉伯世界走在最前面，但中国已经注意到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开始向全世界传达自己的信息。

语言是另外一条文化线索。如今，即使在美国安全部门竭力寻找足够的翻译者时，以每天不高于 30 美元的报酬也能找到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译者。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人口很容易淹没于中国十几亿的

人口中。但是，翻译人员是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连在一起的重要黏合剂，比如身材矮壮、受雇于阿拉伯商人的马忠。中国政府认识到语言在联系阿拉伯各国时的重要性。数十年来，中国培养了大量会说阿拉伯语的官员。在西方发现自己陷入同伊斯兰世界争执的时代，这是很了不起的。英语是世界的语言，但正如第七章所言，在如今这个变化的世界，光会说英语是不够的。

在这个故事所有的角色中，美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因地理位置不利而受到挑战。在我这本书所描述的事件中，它站在世界的对立面。日益变平的世界有助于对抗远方的专横。但是，美国政府及其企业部门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全球再平衡的挑战。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从全球总体来看，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在其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这不是数据点，而是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这是历史上的经济强国和贸易路线复兴之前的仅有的一段时间。但它们的崛起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必须在这个新的“旧世界”中找到位置。然而，很明显，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变化。

首先，这些正在发生变化的速度让我印象深刻。在不到十年以前，中国还不能吸引投资者的兴趣。我们在办公室里偶尔向基本上没有兴趣的投资者推出关于中国的报告。今天，中国像一个巨人大步迈进全球经济。同样，我回想起当我谈到阿拉伯世界崛起时曾受到的广泛质疑。然而，通过在迪拜的外国银行数目判断，投资者们越来越严肃地对待它了。看起来阿拉伯世界正在扭转数百年的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在这一变化发生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崛起，这让变化看起来更加真实强大。在我们观看这两个历史强国和地区如何重夺在全球经济、文化中的首要地位的同时，本书试图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路线图。

目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中国 001

以中国之大，义乌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但它却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的展览厅是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这一对孪生上帝的教堂，俘获了各地商人的想象。“9·11”后，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并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义乌的当政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商机，以开放的态度迎接他们的到来。

第二章 中国的石油美元与石油争夺 019

中国对于石油有不可抑制的渴望。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阿拉伯世界占有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8%，大多用于出口。全球经济增长活力充沛，强烈刺激了对石油的需求，油价一路飙升。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为了向饥渴的消费者提供玩具、礼品和日用品等，携带石油美元的阿拉伯商人如洪水般涌入义乌的街道。

第三章 阿拉伯财富资金与伊斯兰走廊的崛起 039

阿拉伯世界因为狂飙的油价聚集了令人咋舌的大笔财富，2008年，他们的国外资产达到1.4万亿美元，同年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620亿美元的资产只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造就了它们的财富。阿拉伯财富基金在美国投资成百上千亿美元，但自“9·11”后开始改变，走上了多样化道路，买入欧元和英镑，并沿着“伊斯兰走廊”，进入亚洲，来到中国。

第四章 当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叙利亚向中国学习 061

2006年6月，为了卖掉更多的汽车，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开着车，而不是骑着骆驼，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有中

国商人，义乌有阿拉伯商人，丝绸之路的贸易回来了。中国经常邀请叙利亚的学者和官员来北京学习，中国模式刺激了叙利亚的经济改革，叙利亚政府试图复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079 第五章 青年妇女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

深圳这个曾经沉睡的小渔村一跃成为拥有 800 万人口的大都市，这一变化让叙利亚的领导层瞠目结舌，他们想复制这一奇迹。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青年妇女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或缺的神奇成分。对于严重歧视在外工作的青年妇女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它们是否准备好接受阿拉伯青年妇女将成为劳动力的这一改变？

097 第六章 新公共关系战：半岛电视台在中国

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卫视之一——半岛电视台打破了西方媒体的垄断，它不仅从阿拉伯世界的角度报道阿富汗战争，而且开通了阿拉伯国家与北京之间的沟通热线。它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如今普通的阿拉伯人能够及时看到来自北京的新闻，就如同看到来自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新闻一样。而中国也在通过半岛电视台来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中国政府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美国也正在奋力赢得这场公共关系之战。

113 第七章 阿拉伯语与全球化语言

阿拉伯语被称为“超级难”的语言之一。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语言在公关行动中的重要性。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石油的渴求，及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消费品的渴求促使中国政府培养了很多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才，这些人架起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桥梁。而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由于缺乏这种人才，致使在其与阿拉伯世界沟通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障碍。

129 第八章 给西方的启示：一个新的世界中心

2008 年，凯雷集团——一家管理资产达 800 多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私募基金——的创始人 大卫·鲁本斯坦说，“我们认为世界经济是围绕着我们转的，由我们的标准和意愿主宰。但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从以欧美为中心向以中东和亚洲为中心转移”。当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同时开始谈论历史性的全球平衡时，西方是时候开始倾听了。

第一章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中国

以中国之大，义乌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完全被北部富饶的邻居上海和温州的光环所遮蔽。但是，义乌极具特色。据称，义乌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外国商人们的圣地。我从一个叙利亚商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市场，问他这座城市是不是有许多阿拉伯商人。他笑着答道，“不是许多阿拉伯商人，而是所有的阿拉伯商人都聚集在义乌。”我的兴趣被激发了，决定亲自实地考察。我到达义乌时正值冬天，寒风肆虐。我挤出小飞机场，钻进温暖的出租车里。我们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向市郊急驰而去。从外面看，批发市场像美国的一座大商场，但是，从里面看，它更像一座世界上所有的零售商店、城市市场、路边货摊的大联欢。

总共有 18 000 家个人摊位，大多不足 10 英尺宽，仅一个摊主。每个货摊都塞满了货物样品，只能批发。目录上宣称有 320 000 种货物出售，而每种样品有数千件相同的货物放在城中其他地方的仓库里。在此，你会感觉到置身于货物的海洋之中，从这里它们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当你走过 100 多个玩具展示货摊，再走过另 100 个塑花货摊，又走过 100 个餐具货摊时，你对数字已经麻木了。义乌的展览厅是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这一对孪生上帝的教堂，俘获了世界各地商人的想象。

连中国人都对它印象深刻。 当中国原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视察这个城市时，他充满敬意地提出，地方政府应该制作一个查阅此地小商品贸易的索引。 薄认识到义乌对全国的小商品贸易非常重要，索引将准确反映这一部门经济的健康状况。 市政府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今天，在城市展示大厅漫步，可以发现铜牌辨识那些在索引之中的商铺。

“义乌索引”是世界对小商品需求的测温器。

义乌并不为西方广泛熟知，2000 年初它才开始全面繁荣，而它的北边、驾车只需三四个小时的温州，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成为出口的发动机。 但是，义乌不同，它主要把东西卖给个体商人，而不是大的零售集团，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因此，这个城市并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 义乌在发展中国家中比在发达国家更著名，当我漫步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时，我遇见了从开罗、拉各斯、布达佩斯来的商人，还有来自全球其他城市的商人。 它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 三三两两的商人带着翻译来到这里，在回到自己母国之前，大多数商人会在这个城市逛几天。 所有的人都带着“义乌”提袋。

是什么使义乌如此与众不同？ 它聚集了大量价值几美元的便宜货，卖主也很高兴地卖出少量商品。 对于回国后在自己国家的商城备货的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品种只进几百个，而不是几千个。 因此，义乌发现商机，幸运的是，它也赶上了好时候。 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发展，日用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给许多经济体注入现金，恰好此时政府也向外国开放了国内市场。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突然涌向义乌的商人洪流描绘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消费繁荣景象。 不是向美国出售 DVD，也不是卖鞋子给欧洲。 义乌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礼物、玩具、零件来创造自己的财富。

有一刻，我在一个出售圣像的小展厅里。 一个罗马尼亚商人正在购买基督教圣徒图片，而中国店主注意力集中地站在他旁边。 这张图片是用 14 世纪意大利的风格绘成的，描绘了一个身着黑色长袍、头顶金色光环的基督教圣徒。 但是，这些图画是用便宜的塑料做成的，价钱不到一美元，销往东欧。 部分图片还装有小电灯泡，嵌在圣徒的光环里，能闪闪发光，就像圣诞树一样。 罗马尼亚商人觉得这个非常有

趣，在货架上拿下一个样品细细打量。我转身去看店铺的剩余部分，发现对面的货架上堆满了伊斯兰教徒的图片，也是用同样便宜的塑料做成的。这就是义乌的天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因为它准备卖给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不会考虑信仰和民族。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间提到过，有多少埃及的节日灯是中国制造的。来自义乌的灯遇到了好机会。可能是一位埃及商人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看到了中国的节日灯，他非常惊诧埃及的节日灯与它是如此的相似。商人要求中国摊贩修改设计以适应埃及市场，下了订单要几千个。摊贩可能生产了两倍于订单的数量，希望将这种灯卖给其他埃及商人。假如尝试成功，其他中国摊贩就可能在自己的货摊上复制相同的灯出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埃及节日灯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全面开花。不仅是埃及的节日灯，各种各样的商品被卖到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义乌的发展壮大与来中国访客数量的飙升是一致的。2000年，中国接待了来自非洲、中东和拉美约566 000名参观者。截至2007年，数量还在上升，几乎翻了五倍，总数达2 740 000人。据报道，人数增加最大是在每年的10月，此时，贸易博览会在义乌和中国的南部城市广州举行。这种博览会极受那些除类似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采购商之外的商人们的欢迎，因为这是一个结识批发商、考察大量商品的好机会。商人们奔波于两个城市之间，访客的数量以数万激增，让人想起了传统的赶集商人。

这使从广州到义乌的飞行变成了一种体验，这是我唯一一次经历外国人比中国人多的航班。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曾经坐在一群身着黑衣，口镶金牙的罗马尼亚老妇旁边。她们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但我们通过在飞机提供的杂志上写写画画沟通。后来的一次航班，我坐在一个埃及鞋商旁边，他是一个基督徒，戴的项链上有一个大大的金十字架。他在开罗外的地方拥有一个工厂，但却是空的，现在，他所有的鞋子都从义乌进口。“我能怎么办？”他扬手说道，“我必须谋生，从中国进口比在本地生产要便宜得多。”他每年去义乌四次，见制造商，下新订单。在飞往义乌的飞机上，我遇见许多像他

这样的人，讲述着类似的故事。

* * *

2001 年 9 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 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 25 万以上。截至 2007 年，数量已降到 17 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十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 年至 2007 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 6%，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 2.9%。迪拜的建筑工业是这一地区新财富最明显的标志，它修建了一座棕榈形小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和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是，最重要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 1990 年至 2005 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十年的经济停滞，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 30% 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 2001 年 9 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十八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声称在二十四小

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看杂志。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我试探性地问更多有关阿拉伯社区的话题，“你不要问我，”拉希德说道，“问我的堂兄。”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回廊的入口。我们沿着北绸周街道走了十分钟，一路边走边聊。

最后，拉希德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你应该问他，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我被介绍给拉希德的堂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他已在义乌居住十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他拿起手中的烟，“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的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我并不是在抱怨。”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3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20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无法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阿尔·阿克萨”满是巴勒斯坦的用餐者，而“阿尔·大马士”多为叙利亚顾客。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涌入。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

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十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Hadramouti）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奥萨姆·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构造了一个追随者的松散网络，与他的同胞发展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的贸易线不同。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近年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纳塞尔（Mohammed Nasser）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三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稠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三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

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这些阿拉伯商人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几世纪前，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连接起来。正是通过此路线，历法、香料、伊斯兰教等传到东方，而桔子、玫瑰、丝绸等传到西方。沙漠驼队辗转于各个城市，或是在旷野席地而睡，冒着强盗抢劫和脱水的危险四处奔波。沿着此路，他们穿越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栖息在波斯高原的城堡。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活跃于公元200年至1500年，但此后，由于中亚的政治动荡，使得沙漠驼队穿越丝绸之路变得很危险，因而两者之间的贸易逐渐没落，而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开通了海上贸易路线。

早期的阿拉伯商人或许已经逝去，但他们没有被遗忘。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永久定居，与中国汉族融合，他们的后代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但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回族是一个明显的提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以信仰划分，而不是以聚居地划分的少数民族。虽然还有其他的中国穆斯林，但回族占全部2000万穆斯林的一半。他们也是分布最广的，他们的祖先遍布全国。因此，公元1600年之后，当穿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变得极少时，是回族保留了对早期阿拉伯商人的记忆。

当然不仅回族欢迎阿拉伯商人，义乌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阿拉伯商人的到达对本地的经济有益，因此，2004年当地政府决定建一座清真寺。这是个英明的决定。义乌的当政者大多为中国汉族。极少数是实干的基督徒，因为全部都是实干的穆斯林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们公认，建立清真寺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决定建一些五星级宾馆，其实用主义意识显而易见。当政者认识到更富有的商人如果不得不住在肮脏、吵闹的旅馆，他们是不会来到义乌